

戏迷

■司新国



阳城李寨李文山的爹老魁是个戏迷，一辈子不打牌、不赌博、不喝酒，就是喜欢唱戏、看戏。说起老魁唱戏，到现在还流传着两个故事哩。

老魁上高中时，因为爱唱戏、爱看戏，赖好算是有点功底，被选进了宣传队。当时正赶上排演《沙家浜》，老魁生就五短身材，老师说：“你正好名字带‘魁’，就演胡传魁吧。”

老魁不高，还瘦得很，只看这肚子就跟胡司令沾不上边。为演好胡传魁，他愁得一夜没合眼。想啊想啊，他竟想起了往衣服里塞床单、塞衣服的法子。别说，塞完了叉着腰、挺着胸，凸起肚子往台上一站，除了胳膊、腿细得像麻秆，演得倒也有模有样。有一回在张集演出，老魁刚唱到“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”，腰里的破皮带竟然断了，里面塞的东西全都掉了出来，在场的大人小孩笑得前仰后合。

还有一次，老魁演《红灯记》里的日本伍长。这是个配角，全场没有几句话，其中有两句特别容易出错。一句是第四场里伍长向鸠山报告说：“报告队长，他招了！”一句是第六场里伍长对鸠山说：“报告队长，李玉和宁死不招！”那天公社革委会王主任带公社领导班子坐在第一排看戏，演到第六场鸠山问话时，本该回答：“报告队长，李玉和宁死不招！”老魁上场后，看到王主任盯着他的肚子和旁边妇联主任说些什么。他一紧张忘了场次，磕磕巴巴来了一句：“报告队长，他招了！”后来，老魁因为此事被逐出了宣传队。

老魁喜欢看戏，越调、二夹弦、大鼓书、坠子书……他都会哼几句。而他最喜欢的演员是闺门旦党晓倩。这闺门旦是旦角的一种，党晓倩是闺旦花旦样样精、帅旦老旦门门通。她也是土生土长的阳城人。11岁那年县戏校招生，党晓倩凭着甜美的嗓音走进了戏校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。

这学戏讲究的是“唱念做打”。党晓倩一门心思都扑在戏里，直到成为国家一级演员，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师常香玉的“戏比天大”。为了学好戏、演好戏，她历经千辛万苦……没过几年，她唱出了名气，成为阳城豫剧团的台柱子。在阳城一提党晓倩，人人皆知，不知道那英、韩红、舒淇、赵薇的大有人在，不知道党晓倩的几乎没有。

党晓倩唱做俱佳，堪称完美。尤其是唱功，以气托声、以声送字、以字生情，用情把观众领到戏里。她不论是扮红娘、英娘、貂蝉，还是饰黄桂英、绣花女、王银环，扮啥像啥。她唱戏字正腔圆，高亢时裂石穿云，低沉时一波三折；时而双眉颦蹙、声若游丝，时而夹颊粲然、无限欢喜，时而侧身垂睫、一脸娇羞。更难得她那水袖功夫，甩将开来，飘荡摇曳。

《天职》在京城长安大戏院一上

演，好评如潮。提起党晓倩，平时性格内向、拙于言辞的老魁如数家珍，好像党晓倩是他十分熟悉的亲人。如果有人起哄，再说上几句好话，他就会乐呵呵地唱上一板。

李文山从小被他爹老魁抱着看戏、驮着看戏、扯着看戏，十多年耳濡目染，他不觉也爱上了戏、迷上了戏，也和他爹一样成了党晓倩的“铁杆粉丝”。七八岁时，李文山开始模仿党晓倩唱戏，穿上娘的衣服，拖着长长的袖子甩来甩去。到后来，高考他也没心情复习，一翻开书满脑子不是《朝阳沟》就是《大祭桩》。眼看着要考试了，他竟背着爹娘偷偷摸摸去看戏，把娘气得拿着扫帚撵着打。

在老魁眼里，除了看戏，其他事都是小事。为此，文山娘没少跟他生气。文山娘生文山妹时，奶水不够吃。文山他姥心疼闺女，杀了下蛋的老母鸡，炖了一锅鸡汤让老魁拎回去。老魁路过小河湾时正赶上庙会，台上演的正是党晓倩的拿手好戏《大祭桩》。

《大祭桩》也叫《火焰驹》，1936年1月，年仅13岁的常香玉在豫西太乙班周海水带领下，来到开封醒豫舞台，饰演《大祭桩·打路》一折中的黄桂英。1956年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大会上，常香玉第一次把全本《大祭桩》搬上舞台，《大祭桩》被一代又一代人传唱至今。常派传人虎美玲、王清芬、党晓倩等都演过这出戏。其中论唱功、论扮相、论做派，党晓倩可谓是后起之秀，继承了大师激奔放、铿锵有力的唱法，又融入了一些委婉细腻。

《大祭桩》说的是宋代朝臣李绶之子李彦贵与黄璋之女黄桂英自幼订亲，李绶遭奸臣陷害含冤入狱。黄璋为人势利、毁掉婚约，桂英不从，终日闷坐绣楼。丫鬟设计让桂英和彦贵花园相会，不料相约夜晚赠银时丫鬟被害，李彦贵被诬陷入狱、三日后续赴法场问斩。桂英冒雨潜行，法场祭桩。途中，桂英遇婆母与大嫂，因受误解而遭打，经一番诉表露真情、共赴法场祭桩。许多剧种诸如京剧、秦腔、评剧、蒲剧、晋剧都演这出戏，剧情或略有变化，戏名也不相同。但常派《大祭桩》突出了李彦贵和黄桂英的爱情，以《哭绣楼》《路遇》两场为重头戏，全剧围绕“祭桩”展开，故起名《大祭桩》。

戏台上党晓倩一亮相，台下便掌声四起。只见她一袭素衣、顾盼生怜，袖若流水清泓，裙如蝴蝶飞舞。闺门女第一次出门的忐忑，以及遭人误解的委屈和法场祭桩的决心，党晓倩表现得淋漓尽致、无可挑剔。一声“婆母娘你且息怒”欲断肠，怨从心起；尤其是“不顾丑、不顾羞，不顾风吹雨打冷飕飕，我背着爹娘下绣楼……”这一句，让老魁听的是两眼垂泪，直把老婆生孩子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去。看到黄桂英的

婆母怒火烧心举杖向桂英打去，老魁急得忘了这是演戏，竟然扬手大喝一声“且慢动手”！话未说完，汤罐落地成碎片，鸡汤洒一地。

后来，文山在江苏昆山打工，这里昆曲盛行。据说当年吴三桂第一次见陈圆圆，陈圆圆就是以昆曲名剧《牡丹亭·游园惊梦》中一段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……”把这个一代枭雄迷得神魂颠倒。但昆曲再好，却打动不了戏迷文山。一听见那吴侬软语，文山浑身就起鸡皮疙瘩。文山在一个公司给老总当秘书，那老总是“蚂蚁尿书上，湿（识）字不俩”，凭着胆大、手辣起家发迹。但他偏偏附庸风雅、故装斯文，喜欢去昆山郊外的探梅山庄品茶听昆曲。

其实，公司一众人等都不是傻子，知道老总喜欢昆曲是假，实则是喜欢上了探梅山庄一个苏州唱昆曲的女子。看透不说透，偏偏文山憨厚老实。三五同事茶余饭后说起那女子，文山口无遮拦说那女子：“嘴唇涂得跟啃了生兔腿一样，脸上抹得跟下了霜一样……说到唱戏，在俺老家给党晓倩提鞋也提不上！”没几天，话传到老总耳朵里，老总气得火冒三丈，不由分说立刻就开除了文山。

文山被老板炒了鱿鱼倒也不在乎，只是想不管咋着也得给刚交往了年把（方言：一年左右）的戏友小娥言语一声。说起小娥，她也是党晓倩的戏迷。有一日，文山忽然想吃娘做的固墙手擀捞面、吃巴村集上的盆面条、吃商水大盘鸡、吃邓城猪蹄……听说昆山茶花公园附近开了一家邓城猪蹄店，主食主打固墙捞面，专对河南的打工老乡。这天晚上下班，他就骑着自行车，按着朋友的介绍，直奔邓城猪蹄店而去。约莫走了两公里，转了一个弯，文山就闻到一股久违的猪蹄味、蒜香味。那味道真是扑鼻而来，香气诱人。

一个邓城猪蹄、两碗固墙捞面、三两小酒下肚，文山心满意足地连打两个饱嗝，以手击案轻轻哼唱起《三娘教子》中的一板戏。付完账刚要走，小娥发话了：“刚才那段‘小奴才莫啼哭娘身旁立站’可是你唱哩？”文山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笑着说：“没事瞎哼的，唱着玩哩！”小娥连连赞道：“在这个地方听见谁会唱河南梆子不容易！听说话，你是阳城人？俺是西华皮营哩，咱是半个老乡，这板戏你学党晓倩学得咋这么像哩！”

一认上老乡，而且都是党晓倩的戏迷，文山也不再急于离去，两个人聊了起来。原来小娥跟着大哥在这里开小餐馆已有两年，她对党晓倩痴迷得不得了，自称是党晓倩的“铁杆粉丝”。戏迷见面，一打开话匣子就有说不完的话题。于是分手时两个人约定，想啃猪蹄吃捞面

就来这里，连吃带说戏。从此，文山打发乡愁有了地方，想过上一把戏瘾有了知音。隔三差五，他去帮小娥打发走最后一拨食客，然后他们去茶花公园说说唱唱。一来二去、情愫暗生，两个人心里都有了“意思”，只差隔着一层窗户纸还没捣透哩。

文山到小娥店门外时，已是太阳落山、华灯初上。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湮没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里，紧接而来的是这个城市的喧嚣。其实，城市原本就有昼夜之分。白天车站、地铁、的士、私家车、公交车……仿佛织成巨大的蜘蛛网覆盖到城市各个角落，人们在这张巨大的网上东奔西走，忙碌着、快乐着或痛苦着。夜晚有无数个长的、方的、扁的、圆的、红的、紫的、蓝的、绿的霓虹灯闪烁着，充满了多变和浮躁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钢筋水泥森林里，人注定是孤独的。没有多少人在意你在想什么、做什么。

文山忽然好想好想家乡的星星、月亮，还有撵着他撒欢摇尾的小狗二黑；好想好想闻爹的旱烟味，看娘在灶房里忙来忙去；还想去阳城剧院看党晓倩唱戏。忽然他觉得在这个繁华而又喧嚣的城市，自己像一只没有窝又失了群的鸟生活在充满危机和不安的空气里，孤独而又寂寞地在这个城市上空荡来荡去。自己留在这个城市或者离去，还是个未知数。一个人就够痛苦了，为什么要把这种情绪带给心爱的姑娘呢？于是，在离小娥店门口十几米的地方，他停住了脚步，双眼一直盯着店内端盘子递碗的小娥，好大一阵才收回目光。也许近在咫尺而不能相见，对文山来说太过于压抑自己。离开时，他心里就有了一种幸福的忧伤、一种甜蜜的惆怅、一种温馨的痛苦。他知道他离不开小娥，脑子里忽然就冒出一句戏词：“呀呀吓！还望见谅俺暂不与你相见，此处不留爷、自有留爷处，待俺异日荣归，再来找你不迟。左右牵马伺候，俺且走起！”

谁知昆山虽说经济发达、企业众多，赶上经济低迷时，竟无“留爷”之处。晃荡了几几天，文山囊中羞涩，眼看弹尽粮绝，只好倦鸟归林。走之前文山和小娥见了个面，小娥说：“你要非走不可，俺给俺哥说说，过几天俺也回去。先说好啦，你得保证让俺见上党晓倩，看两场她的戏！”文山说：“别看人家大名鼎鼎，和咱这平头百姓见面随和得很，没有一点架子！只要有演出，刹了戏找她聊聊，合个影不是啥难事。还有，新闻上说家里这两天在阳城公园搞“巧媳妇技能大赛”可热闹呢，咱回去找个项目，弄不好下次冠军就是你。”文山又跟他爹老魁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那头，老魁良久无语，好大一会儿才说：“回就回吧，你娘昨晚还絮叨着想你哩。回来好，回来看戏！党晓倩这两天要在阳城剧院演新编历史戏《游龟山》哩！”